李氏三世稿 下

gift
1

NO LONGER PROPERTY OF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AWMUN
SEP 30 1969

共二

完山三世稿卷之四目錄

澹軒遺稿下

詩　五言古詩

遂菴權先生挽　四首
夢窩金先生昌集挽　三首
歸樂堂李尙書晩成挽　一首
北靑宥路有賦　四首
直中秋夜吟寄惺齋李公羲紀○一首

七言古詩

與惺齋玩蒼玉屛同賦　一首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道峯歸路次惺齋韻 一首
路逢性上人乞詩用性字 一首
竦齋李先生 頤命 挽 一首

七言絶句

吟上寒圃齋李先生 健命 ○一首
同惺齋登昭陽亭 一首
二憂堂趙先生 泰采 挽 四首
山居即事 一首

七言律詩

寒圃齋李先生挽 一首

秋感 一首

懷惺齋 一首

詩山披香亭酬李使君 一首

贈道上人歸楊山寺 一首

自遣 三首

寄惺齋求和 一首

湖上亭會咏 二首

疏

辛壬義理伸救疏 十丈

辛壬義理討逆疏 九丈

太學疏 八路合疏
太學空齋陳所懷疏
再疏
三疏
四疏
太學疏
太學疏 八路合疏
再疏
三疏
書

上遂菴權先生 二
上丈巖鄭先生 澔 ○一
上夢窩金先生 昌集 ○一
上寒圃齋李先生 健命 ○一
與惺齋李公 羲紀 ○與一 答一
與李巍巖 柬 ○一
與韓南塘 元震 ○一
與玄屛峯 尙璧 ○一
與鄭晩菴 德休 ○與一 答一
附錄

行狀
墓碣銘
墓誌銘

完山三世稿卷之四

澹軒遺稿 下

詩 五言古詩

遂菴權先生挽

天胡不祿宋夫子忽云亡時運固不淑吾道永爲喪

古宅覩易處梅花吐餘芳

其二

萬折必東義華陽老夫子先生繼其志一間 二皇

祀有誰傳心法秋月照寒水

其三

一朝撤皐比千古暗龜燭村夫舂不杵谷嫗聲吞哭

徒抱河南痛天下也無福

其四

小子益悵〻天地何所歸雙眶萬行淚黃江帶暮暉

悲吟診瘁詩一抔掩光輝

夢窩金先生昌集挽

石翁仗大義儘爲百世師文爺抱貞忠將有天下辭

猗歟大梧國質諸神不疑

其二

篤生忠義宅克紹詩禮傳一絲扶漢鼎隻手擎蒼天

袖手幾卿宰大都是賊邊

其三

漾 缺 陪座日道峯傾盖詩醉酒饒氣味洪鍾警愚癡
平生眷愛恩無路報答爲

歸樂堂李尚書 晩成 挽

淵源家世久問學步趍正簡重又端莊在羣出穗穎
孤直復劻切立朝作骨鯁忠逆倒懸日丹心自耿匚
此時若無公國計奈不遑 以下缺

北青省路有賦

罪大譴猶薄赦 恩頒自天瘴烟誰云毒矮屋館三

年一朝吟別離此心亦悵然驛亭新梅笑野岸垂柳眠深淺清溪水今繫幾人船一棹如能借且可我湖沿

其二

南望雲水碧青山滿故園稚梅與高柳也應相對門謾吟歸去路殘夢暗消魂

其三

聊知雲尙翳白日未全光餘氣今霽亡及時應渺茫徒抱賈生書不禁太息長

其四

第以程伯賢與奈元祐黨此豈元祐比順逆判兩樣
縱有麻姑爪不爬膚靴癢

直中秋夜吟寄惺齋李公 羲紀

直廬秋夜靜片月獨坐時一念無俗事宦情細如絲
神隨故人去耿耿遠相思松陰幾長者花下錯接䍦
吟龍爭詻許滿朝千首詩醉闌互過從對尊數局棊
魂遑身不遑寄篇發歔欷

七言古詩

與惺齋玩蒼玉屛同賦

相公古宅牛頭㟁綠波如練捲霽烟廟門肅肅鞠躬

進蒼谷巔曲春邑妍古壁屏列側蒼玉閬山大隱想比肩曠世心期起余思丘壑巖廊道談今急流已輕台鼎位盛名可齊斗魁躔白鶴臺下水清淺只今尙憶風詠年信步徘徊志歸去西日已倒鶴窩前携手共上維岸舟松風拂〻小棹旋

道峯歸路次惺齋韻

兩岸桃花水淸淺不覺身在武夷行幾處仙家碧雲任一度溪橋紅日横濯手松澗因泛觴白石照人鬢毛明羸驢解憎名山草嗅香不忍吃嫩萌

路逢性上人乞詩用性字

道峯上人道是性料得至今眞見性鶴形松骨處處
性水晶峯影幻此性偈說梵經宜本性爲乞俗詩別
心性

竦齋李先生頤命挽

大東淑氣一門華白江脚下故多賢詞苑宗匠國著
龜繼世翩翩昆仲連帷有相公指先函馬氏白眉不
古專事功不在伊傅下名聲未聞韓富前逮儲自是
爲國本待時奸侵互騰蹇社稷存亡凜如髮光明一
躡四相聯神武手段無古今舊臣次第盡除觸淫氛
妖鷁掩日光丹心未白一死先探折無人支大廈猶

次有誰障百川嗚呼天不祚宋歟今天難諶胥後天

柳蘇直向荒阡去痛哭江上淚漣漣些莫那盡九閽

膓五內焚裂意思還

七言絶句

吟上寒圃齋李先生 健命

此洞桃花三萬樹春風散落掩台扉如何俗權尋容

易不許前溪一片飛

其二

漢衣日已洛陽園東木風流酒一尊花箏莫辭十分

醉陰崖無處不和暄

同惺齋登昭陽亭

百尺淸江領一樓十二欄干壓水頭前人已盡品題
去不必區區此更求

二憂堂趙先生 埶采 挽

疾風勁草獨波柱許國一心休戚同此義分明懸日
月父師舊域不虛空

其二

狐鼠跳踉人寧食鳳麟悴斃國隨危宜字眞詮雖死
守親不後爵君不遺

其三

多小人倚君子少其間比道見消長何事伏羲分卦畫二畫爲陰一畫陽

其四

耿耿丹田進退憂爲君不暇爲身謀忠魂遙向荒原去題罷此言淚滿溝

山居卽事

高卧林山老樹村天寒斗屋掩柴門飜飜世事何須說都付扁舟酒一尊

七言律詩

寒圃齋李先生挽

萬里歸旌未復命羣壬伺釁禍機深滄濵滾滾丹沈
滿宇宙寘寘白日沉武穆文山皆此義王倫秦檜抑
何心佇有九咢誰能擔思入宗祊淚不禁

秋感

天時偏向此中忙驚見庭梧葉已黃明月入簾疏影
冷晴蛩鳴砌織聲凉青春若夢忽忽過白髮如絲箇
箇長擾擾十年哀底事可憐憔悴一生殭

懷惺齋

秋來青眼久相阻幾度殘宵夢想頻白髮呻吟窮巷
裡蒼葭形勝露江濵階邊落葉如飛鳥籬下殘花似

醉人忽憶去年同榻日依稀情話已經晨

詩山牧香亭酬李使君

從古詩山擅別區赤欄干外白蘋洲佳人曳履雲生席醉客哦詩花繞樓六月香風吟避暑八窓閒日到清秋使君觀稼憂民切不是山公漫浪遊

贈道上人歸楊山寺

早從蓮界談千劫長向楊山說六通寶日長輝曇樹下聲音時送雨花中臨江金碧粧飛閣出岧雲霞宿彩檻甘露清聊洗濯滌煩何待快哉風

自遣

滄海東頭一逕斜雲山數曼即吾家詩情病後三分減鬢髮愁邊百倍加鄉俗終然多古朴郊村元是小繁華春來另有寬心處滿目鵑花似紫霞

其二

林居無屋坐無氈此即推而宅物然半世黑甜聊度日千床黃卷屬爲年詩魂容易隨吾返窮鬼尋常莫我憐不學時人粧粉飾直之一符任聽天

其三

獨抱幽經究始終昭然隨處聖心公麟歸鳳閟千年後地爻天平一字中避地寬身惟我在感時憂國幾

人同微辭大義休相問我欲無言更欲聾

寄惺齋求和

是歲臘前雪三白野外民情皆忻抃以有年之徵矧 聖候新復朝野騰慶不死孤臣僻處窮山恩得向日之忱乎喜不自勝聊賦一律求和

在上蒼亡垂眷佑吾 王無疾益安康臘前三白豊爲兆域內羣黔喜動聲賀帖盈朝揚 聖渥頌歌騰巷效禎祥徵臣恭祝齊天壽宸極明星瑞復生

湖上亭會詠

盡醉人間我獨醒快登吾國最高亭午峯虎踞屏
府一水龍回帶地盡遠客吟愁頭欲白主翁澆酒眼
開青三杯壯志飛沙漠尺劍鳴秋自動聲

其二

鄭家亭子傍湖濱雨歇長堤草色新誰知落〻同年
友幸得勤〻半夜親千里烟霞開醉眼一江風月爽
吟唇君到漢山如有問云逢湖上未歸人

疏

辛壬義理伸救疏 十丈○回啓

辛壬義理討逆疏 九丈

太學䟽 八路合䟽乙巳二月日

䟽頭鄭樑李容敷閔亨洙掌議洪允輔趙
興林金焴鄭德休吳大濬李頤臣李喜重
邑掌金致福柳以澤洪籴輔金載大鄭文
祥多士尹得升徐尚修金焜李匡彥申鍊
張亨紹安植權廷萬金烒成得天任培李
琮朴思欽閔跙洙金顯行鄭覺天金魯金
淡李寔榮鄭宗甯信浩李師權鄭世恒鄭
世貞趙雲閔思義洪城金榑黃萬鍾柳
聖徽朴弼民辛義立鄭弘祚金瑱朴新俞

彦準徐命世元道翼金屋李秀震李奎徵
李纈白尹宗明奇宗相韓鏶洪萬瑢尹東
垕金煊金桂恒趙錫重高用楫任允周柳
敬緒許泓崔有大權紹任命世元聖佑徐
命厚尹瑜具聖希沈錞楊應秀郭鎭綱鄭
桔李琛尹得新朴春運尹漢胄命圭金百
休李宗周魯周觀李敬李思尚黃塾參
伏以國之所以爲國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三綱
五常而綱常之中君臣之義最重於此而不盡分焉
則國不爲國人不爲人矣況乎 君上受罔極之誣

而爲臣子者袖手恬然不爲之沫血飲泣竭力辨暴則眞所謂不盡分者而其不爲夷狄禽獸之歸者幾希矣嗚呼向來 殿下之受誣可謂千萬古難洗之惡名而式至今日未見其昭晰臣等雖韋布之賤亦 殿下之臣子也其何敢以出位爲嫌而不爲之一言以不自盡其分哉玆敢倡率八路多士明目張膽溯源而極論之惟 聖明察納焉嗚呼粤在辛丑建儲之日一種凶逆之輩大生疑怒鳳輝倡之羣奸繼之論建 儲則必曰是廢立也論代理則必曰是篡奪也其意蓋曰 君上春秋鼎盛寢膳無愆而在

廷諸臣無他端而挾 儲君爲廢立簒奪之事云爾也及夫渠輩得志之後相與倡言以爲 君上畏忌權臣積年韜晦一處而有大處分雷厲風飛其實初未嘗有病患也中外煽動聽聞熒惑自是厥後所以爲譴斥之道者靡不用極及至昨年 大喪之日尤佐身居樂院不設侍藥廳不行夕問安惟恐外人或知 昇遐之後泰億撰進教文乃曰那知半夜之間遽承憑几之命有若 先王體常康寧而半夜蒼黄之間猝然上仙者然歟令中外聽聞轉益熒惑向日李天海之變亦未必不由於是矣嗚呼豈忍言哉當

初恭者之從北門八百計排布者只爲戕盡舊臣上
遏 殿下尙儉之事旣販虎龍之書遽上誣起大獄
輒以三手爲案所鉤鞫者莫非干連於 殿下之事
嗚呼天下寧有是哉彼錫恒以狐鼠之性挾生殺之
權外若爲 殿下地而實欲使 殿下無以自脫於
黯黮之科彼 兩朝柱石之臣百年喬木之家一網
而無遺者殆亦不足道焉 殿下之得有今日天也
祖宗也非其計不深也嗚呼渠輩鑽入侍暗密蹤跡
旣入後幻弄情節外人耳目猶或可掩而 殿下以
聰明之姿長大之年處乎宮闈之內無不目擊而心

度則以渠輩慮患之心豈嘗一日而忘　殿下哉然
答分截然難於犯手　聖慈在上未易售計故彼光
佐者內逞凶慝之計外託寬緩之論其情則陰懷不
道而其跡則稍示崖異牢籠眩惑如鬼如蜮如請放
尹慤柳星樞事亦其窾要手段中出來矣噫光佐卽
故相臣忠文公李頤命之中表兄弟而自託於大義
滅親力請與收孥之典彼其忍心如此則何獨不忍
於慤與星樞而然哉況慤之冤死竟出其手易地其
寬緩耶惟其揣摩爛熟城郭深密使一鏡之計得行
則自足以共享其福萬一不成則擠之下石以賣其

稍相差異又跡又以此外面寬緩之色陰設轉身之
一條路蓋以免死於他日者洛同狄免之三窟而猶
且自知其終不免向隃之私人則遂於譴疾一事極
意成就必欲使天下後世不能明白 昇遐之際陰
欲自脫其數年間擅弄威福之罪而 殿下罔測之
誣自在其中其計可謂罔極矣雖斬作萬端顧不足
以贖其罪而 殿下不惟不覺情狀乃反認之爲稍
持寬緩之論者固已思之不深而間有語涉 先王
疾患者則 殿下每教之以不忍提說使國中之人
舉皆諱不敢言將以適中於光佐之凶計不亦大錯

乎若其發言則巧於逢迎上殿則謹以跪伏者似若
必知君臣之分者而渠嘗職長金吾而策虎龍於元
勳身居鼎席而超一鏡於八座苟於　殿下有一分
顧籍之意寧敢若是之無禮乎以　殿下英明猶不
免陷其術中曲加覆燾臣等竊爲之痛恨也爲今日
臣子者莫急於辨　君父之誣而辨誣之道無他惟
當歷數諸賊悖亂陰慝之罪肆之市朝使國中之人
快釋聞之惑百世之下洞知　殿下心事之光明然
後始可以盡臣之分爾今之居三司者亦豈不知此
而一自李義淵殺死之後不復敢以　聖疾二字形

諸章奏之間以至聲罪元凶而亦不免含糊囫圇捨其頭腦而舉其枝節既不能明其爲賊則尚何論開悟 聖心耶莫非 殿下之所以導之使然也噫者恒之未正王法先被陰誅者固已可恨而光佐陰凶詐策誣衊 君父者論其罪狀萬倍者恒至於鳳輝首事而實啓諸賊之凶謀泰億代製而滋起國人之疑惑則何可使此輩偃息於覆載之間以致倫常不明而天討不行也哉嗚呼此輩累年稔惡罪通于天雖罄南山之竹書不可盡況其誣上犯逆之罪不特此數人而臣等嘗不暇彈論惟願 殿下特恢乾剛

誕降威命亟正先佐鳳輝泰億等罪以少洩神人之憤其餘凶賊之不容誅者亦皆一聽於公共之論究竟論斷早賜 處分使亂賊之徒知懼君臣之分大定一國臣民得免一天之共戴三百年禮義之邦不至爲夷狄禽獸則國家幸甚世道幸甚臣等無任憤究抑塞激切祈願之至館學儒生李容奭等上疏大槩臣等目見 聖誣未雪國賊未討窃不勝痛迫憤惋之慨玆敢倡率八路多士以伸沐浴之請冀賜處分夬定王法云云

上令右承旨讀畢置疏本於案上曰喉司之臣如此

等疏何可捧入乎因　分付曰疏頭招入八後　上
移坐于大廳末分付承旨出伏中階仍　教曰趙泰
億領教文中誰知半夜遽承憑几之音等語不過行
語間辭而以此至謂之李天海事未必不由於此爲
言天海之語寢夢猶驚何忍提說耶况大漸伏法則
書其姓名顯有右袒之意汝何爲此耶疏頭對曰
先王積年違豫及至大漸之日不設侍藥廳不爲夕
問安終始諱之泰億之教文又如此故臣等疏不得
不如此諸承旨一時俯縣其必然則上　又大怒投
疏於簷下擊床之聲因折鐵箸而　教曰喉司之臣

若是其曲護棒入此疏無足怪矣仍 下教曰當爲親鞫而叅酌絕島定配諸承旨亦一齊進達辭氣之太過則上又 下教曰使予聞此不忍聞之言爾其忘乎其時分付左右史勿書其凶悖之言渠亟聞之而有此提說此右袒萬規者也疏頭曰萬規欲洽誣上不道之人而 殿下反洽萬規以誣上不道之 殿下處分實未曉也 上辭氣漸激而縷縷仰白則上又因 下教曰其爲人天威咫尺辭氣終不變可見 列聖三百年培養士氣特還收島配之 教矣原疏還出給爲 教諸承旨曰賢關之疏還出給此

是三百年未有之事若或不慨於 聖心則諄匚誨
責 下批得宜云則當更加處之爲答矣
答曰省疏具悉沐浴之義其何不可而拈出合啓之
外語不裁擇固已未安而向月 下教不啻嚴明則
爾等身居賢關學聖人之訓行聖人之道豈不知五
倫之重而敢因賊濕之說更提不忍之辭良可駭也
因予涼德士習之壞敗如此亦自慚也政院啓曰昨
日入對之時伏見 聖上因館學疏天威震疊日月
旋更至以 朝宗朝三百年培養之餘士氣如此甚
用嘉悅爲 教臣等相與攢祝而退出矣及承泮儒

之 批十行辭意有欠於大聖人包容之德而至於
以 子凉德士習壞敗之 教實有慊於信禮賢關
之道太學章甫倡率八路多士齊聲叫閽以辨 聖
誣詆國賊爲主其風聲氣節有足可尙則臣等竊以
爲以 殿下翕受之量必加崇奬無少摧折使賢關
增重士氣益振而今此 聖批有拂羣情臣等竊不勝
憂慨之至夫凉德二字雖出於我
聖上謙退之美
而若其士習壞敗之教大非臣等所望於 殿下者
也七情之中惟怒難制臣等敢以此仰達於 筵前
聖上引以爲過至擧夏侯勝事及 成宗朝館儒

事明示含容之意且以尹志述伸冤事又下扶植泮
儒之 教臣等因欽仰萬萬俄頃之間 批旨非常
豈 聖明於前席知爲假借聲色而惟其一端不平
之氣介滯於胸中隨處觸發而然耶其爲 聖德之
累恐非細事請加三思從容 恕察還收士氣壞敗
曰字以慰京外多士之望臣等職在近密云云傳曰
召對爲之入侍承旨洪龍祚玉堂洪鉉輔徐宗燮假
注書任撤

十二日備忘記曰今曉韶對歸寢靜思承宣與儒臣
之言蓋由於愛君之意也日昨疏批非特責舘儒矣

乃嚴後日之志太學諸生優遊明倫誦學夫子而責之五倫果非禮士意今年是予卽元之初也雖未能興教扶植豈 祖宗朝培養之士氣以一時妄率之說遽加意外之目耶特改批旨一篇而下師儒長遍諭諸生改下 批曰省疏具悉沐浴之義固未不可而拈出令啓外語敢引不忍提之說向日處分不啻嚴明則爾等豈不聞之乎身居賢關學聖人之訓行聖人之道而猶尚知此良可異也

太學空齋陳所懷疏 乙巳二月十三日

疏頭李容夔鄭祿掌議閔亨洙李箕重金致

萬柳以澤邑掌金爍李秀震鄭德休尹瀹
多士黃塾許賓李惴金栻朴光興尹泰求
俞彥鉉李翊夏柳師謙楊應秀金規瑞李
麟杞尹漢金百休鄭楷金熀魯周觀趙與
林金焴鄭文祥閔思義洪琡金楷黃萬鍾
柳聖休奇宗相金宅賢柳菽緒金魯中鏶
張亨紹金顯行鄭世夏許泓郭鎮綱李宗
周曺命圭尹宗明李敬李煦等
臣等目見　聖誕未雪國賊未討身居首善之地不
勝憤惋之忱倡率多士敢伸沐浴之請矣不意臣容

頑忽蒙賜對之命始也 天威嚴重若將加罪於又
猥辱恩褒至以三百年培養士氣許之臣等聚首欽
歎竊以爲 聖上轉圜之美可謂卓越千古而亦必
於前疏中大義有所察納陰慘陽舒頃刻頓殊則庶
幾 聖誣自此而可雪國賊自此而可討臣等始可
以盡臣子之分而得免爲夷狄禽獸之歸矣及承
聖批乃曰豈不知五倫之重而末又以士習壞敗爲
教是以臣等爲悖悖而不知五倫之重也臣等隕越
惶惑誠不知置身之所夫人而不知五倫不可以爲
人臣等旣以儒名添跡賢關苟不知五倫則其何敢

抗顔冒居於明倫之地哉遂乃退伏村舍恭竢誅譴
矣卽者師儒之臣勸令入齋而臣等旣得此名目惟
當裂冕毁裳不復自處於衿紳之列無敢仰首伸喙
辨論於　聖教之下而第　殿下於臣等本意全未
照燭臣等亦於　望批有不能解惑者如此而終不
一言悻已決退則是臣等自阻於　聖明之前而於
君臣之倫眞不能自盡其分也請冒萬死而畢陳之
嗚呼光佐等凶逆之狀旣已畧陳於疏中而　聖批
以沐浴之義其何不可爲　教是　殿下亦知光佐
輩之凶逆而臣等粗知沐浴之義矣其在君臣　大倫也爲

君父討賊者臣子之職也疏中之意專在於明君臣之倫而盡臣子之職臣等愚妄自謂能知五倫之重而 聖教正此相反臣等未敢知見無禮於君而必欲聲罪致討不與共戴一天者其於五倫之重可謂知乎不知乎 殿下千萬夢寐之外忽遭賊誨之變驚心痛骨不忍更提其事此則 聖情安不然爲殿下臣子者亦何忍無端更提以傷我 殿下之心哉然臣等竊揣 聖意必以爲事出於呼吸之頃不日而已正其法仍又嚴飭史臣不敢書策則庶幾歲月寢遠自底磨滅使罔測之凶言不復至於 紸纊

之聽矣及聞臣等之言大拂 聖意有此 嚴教而此實 殿下未及深思也何者當賊海之凶言也陪從百官及挾輦軍卒不知其幾人而無不聞其言矣及其就鞫也參鞫多官與吏胥羅卒又不知其幾人而亦無不見其狀者則其私相間聞自然傳播者亦事之所不免此特 殿下口不忍言而已彼多人之言安得以盡防而特 殿下耳不忍聞而已彼四方之聽安得以盡遏哉 殿下慮不及此惟欲一切使之秘諱此臣等之所未解者也臣等既知 殿下之不忍聞則顧何敢樂爲提起哉惟其 君誣之尚未

得寔痛惋迫切不得不提起耳　殿下若能一遵痛辨快正羣凶之罪使中外曉然則爲今日臣子者其孰敢更爲提說乎不然而泄泄沓沓只得如今日處分則洛同否壓而鋒生雖雷霆日擊鈇鉞日行其勢終不可以不提起耳噴光行之不設侍藥廳不行夕問安者其內詳隱計實爲罔極不但爲侍疾無狀而已而泰億所撰教文中半夜云云外面觀之或似泛然下語而渠輩日夜之所經營只在諱疾一事則其於傳說八方之文爲無泛然下語之理累不及於諱豫憂惶之意只以半夜憑几纀之則儘不出於平日

揣摩圖中而其非無心所發者灼然可見矣渠輩百計排布曲講　聖疾終祟賊濬之變使四方之人心輒轉疑眩其氣像頭勢日趨於叵測難言之境　殿下深居九重漠然不知惟以下不復言上不復聞自謂人心之大定而凶言之不復作焉若此不已則中外之聽聞日益熒惑　殿下之受誣日益掩昧將無以洞然昭晣於千百代之下故臣等爲是痛迫雖知殿下之必將惡聞而不敢不極言殫論劈破頭腦冀以解　殿下之惑雪君父之誣正亂賊之罪使三綱不墜九法不斁國得以爲國人得以爲人則是固

眞知五倫之不可不重而然耳 殿下乃反以爲不
知其重者豈非萬已意慮之外乎誠如 殿下之教則
欲討國賊欲雪 君誣者爲不知五倫之重而務欲
趨合於 聖意不念君臣之義縱國賊而不思討忽
君誣而莫知雪者方可謂能知五倫之重者耶臣等
苦心血誠只在欲明大倫而遽承情外之 嚴教臣
等縱不能剖心刳腹以白其心事其何敢冠儒服
儒宴然冒處於首善之地至於 批旨中凉德自慚
等 教俱是臣子所不忍聞者尤何可頃刻自安乎
臣等方書此所懷未及上徹忽承 殿下 批旨及備

忘 辭意 聖上待士之意可謂盛矣臣等拜手莊
誦實不勝其欽仰感歎而區區情實旣有所未暴者
況此改下之 批責諭猶嚴則在臣等分義其何敢
徒恃優容之德遽就饗序之下哉勸諭之下終不敢
祗承益增死罪

答本館草記曰日昨 下敎諸生著深思則可知予
意昨日備忘記爲賢關之多士不摧折於氣槩則諸
生之仍執前見如是捲堂已涉過矣而當初疏論不
過章甫不審之致而今乃註脚於疏中之說猶且自
是臆諸生誦法夫子豈不念過前不復之戒哉況賊

偽之說本非道上之語則百官軍卒等說何所聞而
言乎忍字惡字意不相類則惡聞二字語何不裁令
仍誨諭又聞不忍聞之說此皆緣予誠淺未能感回
多士之歟抑夫何諭敎疏中之語誠不裁諒則畧加
誨責烏可已也職在師長不能善爲勸入又請別諭
誠未曉也依前 下敎勸以入

再疏 二月十四日

疏頭李容䪸鄭樑掌議尹瀹柳以澤金焴邑
掌李秀震朴致遠多士鄭德休金栻崔有鳳
金墰鄭楛楊應秀李埰李敎李煦 等

臣等伏見本館草記 批答十行絲綸諄諄誨諭有
足以感豚魚而臣等伏地莊誦不覺感涕自零固當
仰體 聖意不復提捱而第 伏念 聖意既未能開
悟臣等之心事又不得見白臣等决不可遽然承
命冒沒入齋敢冒鈇鉞之誅更伸迷滯之見焉臣等
伏承 聖批以不知予意為 教噫臣等豈不知
聖上不忍聞之 聖意而竊觀近日臺閣之所懲討
者只論其枝葉而不治其根本臣等不得不極論其
終始本末於前䟽與入對之中而不知止者也此則
或恐 聖上不知臣等之本臣等豈不知 聖上之

本意而然哉且 聖教中以不念過前不復誨臣等噫責臣等言辭拙陋誠意淺薄不能感回 天聽則固臣等之罪也惟其苦心血誠只欲辨 君誣討國賊則臣等愚昧終不知可復之過也 殿下又以惡聞二字大加疑怒此亦臣等意慮所不及者也 殿下每以不忍聞之心惡人提論是事故臣等之言所以及此而已非有他於其間而 聖上何以觀得至此耶凡此 下教固非臣子難安之端而且以臣等之故未安之教及於師席此又臣等不可冒入之一端也勸諭之下又不敢承 命尤增死罪云

答草記曰前後批旨已盡開釋而猶有諸生之引嫌者乃由於誨責之故予豈不知諸生之本意而批旨誨諭諸生靜思則可知矣君臣猶父子安有仍父言而如是乎諸儒雖未能立身其義一也以此善爲勸入 是日還入更設疏廳

三疏 二月十七日

疏頭李容貞柳以澤鄭樑掌議閔亨洙洪允輔李箕重邑掌尹德純金熇黃塾多士李秀震鄭德休魯周觀金栻李敵 等

伏以臣等妄陳一疏敢伸沐浴之請而誠未格天反

承未安之 教前後誨責轉益嚴重情地危蹙勢難
自安而且伏念伊日夜對有一儒臣乃以臣之䟽語
謂之語逼不敢言之地或謂之狂妄或謂之下字不
審噫嘻儒臣而尙出此言耶其所謂語逼者指何語
也狂妄者指何說也不審者指何字也爲人臣而得
此罪名臣等固當永辭賢關不敢復齒於襟紳之列
而自念廉隅小節也討復大義也其何敢悻悻決退
徒恐自靖使 聖誣終不得雪國賊終不得討耶遂
乃勉承勸諭之 恩冒就黌序之下更瀝肝血中籲
聖聰伏願 殿下小霽威怒而留神察納焉嗚呼

向來諸賊之犯分爲逆者何恨而論其巨魁則光佐
也光佐之罪狀何限而論其大體則諱疾一事乃其
大根本也嗚呼 先王之違豫非一將微恙之比則
光佐處保護之地豈獨不知其可憂而一向掩諱惟
恐外人之或知及至大漸之日終不設侍藥廳終不
行夕問安臣等未知其心將欲何爲而忍爲此人臣
所不忍爲之事耶嗚呼光佐設心固爲叵測而實有
難知者矣何者使中外知 先王有疾則建儲之大
臣將無以聳罪矣闖入之凶計亦無以自掩矣 肅
廟遺意之弁髦 兩朝舊臣之斬伐皆將爲渠輩陷

赦之罪而至於誣逼　殿下百計危動者尤是天地
鬼神之所不容者故遂乃發其死力日夜經營尋得
諱疾一條路自謂如此則足以掩一世之目而眩後
人之聽矣其猶不足於其心乃於教文中以半夜凴
几等語交煽凶言傳播四方使中外聽聞疑眩莫測
則焉　先王臣子而北面於　殿下者孰不切齒腐
心直欲食其肉寢其皮哉唐之王伾王叔文未嘗有
干犯悖逆之事而特以乘君父之疾竊威福之柄故
罪至於死矣彼光佐輩託以禀命恣行胷臆者情跡
之陰秘有浮於伾文則其罪固已不容於死而况其

陰謀慝計專在於陷　殿下於黯黮之地自脫其鈇
美發惑之罪究其情狀雖斬斫萬端何足以洩神人
之憤哉臣等竊瞯　殿下於一鏡則認爲亂賊之首
於光佐則有若不無陰功者然誠如是則恐　殿下
慮之太不審也苟使光佐有一分顧藉　殿下豈異
一鏡之意則一鏡前後凶言之爲光佐何以終無一
言枝梧而獎用之不暇及其伏法之際始以久則因
循不卽請討等語遊辭面謾於君父之前而猶不忍
斷之以逆誅止其身哉臣等前疏所謂使一鏡之計
得行則自足以共享其福萬一不成則擠之下必以

貫其稍相崖異之蹟云者自謂打破其無限機關
殿下一見必將翻然而悟矣偶於行語之間激惱
宸衷原疏大義未蒙 領納此莫非臣等誠意淺薄
辭語荒亂之致相顧慚歎尚誰尤焉噫嘻今之論者
莫不以輝賊爲魁先佐爲次而臣等之意竊以爲今
日諸賊光實爲魁而輝則先鋒耳億則聲援耳以
殿下明聖豈不能覰破於此等情節耶臣等雖是韋
布之賤常有秉彝之天誓不與危動我 君父誣衊
我 君父之賊共生於一天之下敢此相率更瀆於
紸纊之下伏願 聖明特察臣等之前後疏意亟

正光佐鳳輝泰億等罪其餘諸賊亦皆次第論斷使
聖誣必雪國賊必討君臣之倫大明而亂臣賊子
不復作焉國家幸甚世道幸甚云云
答曰省疏具悉凡事過則勿憚改是乃聖訓也 教
文中語何比於向日之言以傷我心乎況此藥院首
宿則例設而夕問安雖欲勿爲焉可得耶章甫之言
責乎層激而今以合啓中爲先者爲次二者爲究此
等之論予實未曉也三司賓廳之啓已諭予意其勿
更煩

四疏 六月四日

疏頭鄭樑李容頥掌議俞郁基李秀震柳以澤申思建邑掌金尙魯尹暹李羲撤鄭楨多士鄭德休楊應秀魯周觀李濟謙鄭覺天金百休金熖黃塾李埰閔趾洙魚有鳳李敬　等

伏以臣等義不與國賊共此戴履夾聲請討罪中封章而聰聽尙瑱責誨愈嚴此固臣等識蔑誠淺不燗於辭未能委曲盡曉奏假　天衷之罪也其所以辱負直溫之　教亦遺賢關之耻者當如何也雖以　殿下愷悌作人之盛意不復以章甫視臣等輕蔑折

辱著亦太甚矣失嚴威儼恪本非聖主所以待儒生
者而日昨庭詰之際實大聲色旣以匪怒之 教遄
示悔悟之端則庶幾洞然開曉可無或各滯而厥後
賜 批終靳快釋以至勸令還入不聽自伸旣曷層
激反斥則退而甚至於訓校差下之事有何相關而
乃擧舘疏而斥之無所顧籍曰昨學疏之批又因無
心之何語勒加非常之 嚴教噫嘻 殿下之待士
何其至此之薄耶此莫非臣等輕眇庸奧有以自取
而俯惟我列聖以來培植引長之禮意直到于今掃
地無遺則臣等竊恐遐邇有識之士莫不深憂却顧

引以自遠不復顧齒於橫經之列而慕 殿下大烹之養矣傳所謂天地之大猶有所憾者豈此之謂耶臣等固當捫心自悔退尋蒙學以卒承 聖慈不屑之敎誨而不敢復以儒流自各論列當世之事顧今討賊事急不暇於摩隅之膠守而一月在明倫之地宜盡沐浴之義則民彝所同不容遂已玆敢瀝血抗牘更申前請伏惟 聖明留神特察焉嗚呼今玆諸賊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久矣卽今君父我 殿下者莫不沫血飮泣奔走請討三司旣守閤不退賓聽決之庶僚繼其後閱月苦爭殆將碎首服縶必期回

天而後乃已 殿下一功力拒覓假諸賊反使其意
氣張甚益無所畏縮傲然偃息於覆載之中臣等不
敢知 殿下於諸賊何以顧惜而善貸曲念乃至於
此也若 殿下以諸賊之罪本不至惡逆大故而不
欲置之於法則向日之主張鏡虎首尾一身者誰耶
鏡虎二賊旣斷自 聖衷而亟肆諸市則彼諸賊獨
逭天誅何哉況春秋討晉家之賊書盾而不書穿綱
目討曺氏之賊書昭而不書充然則彼見在諸賊之
暗地手勢陰爲之倡者固宜先伏上刑其可置諸度
外卒不可問耶若以諸賊之逞凶只爲得罪於 聖

躬而亦嘗備位三司之列不忍遽加刑辟則此又不然夫身爲大僚享有重祿不顧綱常之重恣行悖逆之事謀動國本靡所不至此其罪豈得比於薄物細故可以容忍者而況當 大行違豫之際乘肩擅弄肆意欺蔽潛蓄異志圖危社稷此其罪尤在罔赦夫三尺莫嚴自有所受是豈特事關 聖躬可以自私者哉若以聖人之所重莫尚於信而必欲復前日一時之言則此實近於匹夫之小諒而固非聖人之達觀也昔孔夫子及蒲人盟口血未乾而棄之曰蒲人要我以盟非義也孟子亦曰大人者言不必信惟義

所在然則以一時非囊之信何有於必復而　殿下
輒援前說徒守確匚此臣等所未敢知也若以天地
之大德蓋惟曰生而不問罪犯之輕重一意肆眚則
是四時之用獨廢秋殺而衰周末漢所以寖微寖弱
不能君君者也是以聖王之用法於天下也既曰眚
災肆赦而又必曰怙終賊刑既曰文有三宥而又必
曰武無一赦也故能德刑并用威福兩行刑期無刑
縱釋大猷亦何嘗姑息濡忍專事婦人之仁而乃曰
我有以全好生之德耶若以　先王之於此賊也亦
嘗容貸之任用之而今欲不採付託之本旨誠有嫌

遑專務撫覆以是謂盡孝悌之道而可以追蹤堯舜則亦恐 聖明於此有所不思者夫舜之承堯首正共鯀之罪流之殛之不少嫌忌是皆堯朝之所任用也觀其跡疑若不相合然若原帝堯授舜之本心則未始不欲其知此舜之所以能善繼其志而爲人倫之至者也臣等不敢知 大行大王之以我 殿下有明處之至德而畀之艱大之業者蓋嘗與帝堯一揆則將欲使 殿下窮其本旨而早明政刑改其遺緒耶抑欲使 殿下一循祖跡而縱賊遺患反速其危亡耶且不敢知 殿下所以取法於堯舜盡悌孝

之道者其將在於體 大行之本旨乎抑將在於一循粗跡而不知通變耶若 殿下於此審度輕重而有以決之則其於孝悌之道灼知其所從事矣若以今日大小之所斷亡者謂出於朋仇之轉激則尤有所不可者夫王者奉三無之德而必聽於輿誦惟其公是之所在而已何可以惡朋之心先著肚裏作爲聽逆之原本也大聖人廓然大公之道恐不若是況忠逆之辨又可以黨論而槩之哉蓋今討逆之擧反覆思度決不可以一日緩之者若是其較若而今 殿下終始容貸不能決斷只以竄黜薄罰爲塞責爾

縫之計則是其爲禍將使綱常斁蝕亂賊接跡擧一
國禮義之俗胥以爲夷狄禽獸而止言之至此不覺
太息流涕繼之以痛哭也伏乞 聖明廓揮乾斷快
施雷威亟將光佐鳳輝泰億等三賊之罪明致典刑
以爲宗社世道無疆之計則不勝幸甚臣等無任云
云

答曰省疏具悉日昨 批旨不過誨諭而今爾疏中
之言非予本意且近日事如可從者何待力請予

太學疏 丙午二月六日

疏頭鄭櫟李容韺俞郁基掌議閔遹洙李

秉健洪啓禧柳以澤色掌李發中鄭德休
許泓李思靖多士金漢喆李秀震金熻柳
應祿張震熻高用楫金翊周鄭桔楊應秀
金世胄尹廷濟黃穫金百休李顯統金遇
喆高道說金墰孟淑周黃極李端中尹瀹
吳大濬曾問觀柳組金焴金斌金宅賢李
漢東鄭宮南宮涪李師禮鄭世恒朴爾民
李邑彥申鏶安栻李敬李煦
伏以昔者孔子作春秋以尊周室以攘夷狄以明大
一統之義使天下萬世莫不知衣冠之可貴腥羶之

可醜孟子乃不以爲空言而列其功於禹之抑洪水武王之兼夷狄周公之驅猛獸以當一治之數者誠不易之論也朱子又闡發三綱五常之本推明天理人倫之至以立復讎之義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而遭罹變故者舉皆知含痛懷憤不忍與之共戴一天則亦庶幾人道不入於禽獸禮樂不淪於侏僞矣 皇朝甲申之變言之痛哭而我 孝宗大王追孔子尊攘之功體朱子復雪之訓聖旨如青天白日剃南幄對之擧日暮道遠之 批千載之下亦必有扼腕而流涕者當斯時也有若先正臣宋時烈眞所謂見而

知之如伊尹萊朱之屬耳契會之盛兪咈之美靄然有三代氣像將以明天理正人心以求孔朱之功德而中途抱弓萬事尾裂此豈獨東土臣民之無祿哉實天下萬世之不幸也然而時烈之在世也累以忍痛含寃迫不得已之意謦劾茨章奏之間猶足以警動瞻聆激勵衰俗而顧今先正旣歿世道日下 殿下之嗣有天位者今至三年而迄未有以此等義理聞之於 紸纊之下者若此不已則匪風下泉之詩更無可讀之地而萬世天王之讎擧昧必報之義天理何由而明人心何由而正耶嗚呼義理易晦而見

聞易紐 神皇再造之澤日遠而日忘黠虜外飾之
恩騰誦而說道者間或不無其人嗚呼寧不寒心哉
天以許衡之學行見識當宋之末猶不免屈身服事
於胡元則況我東表偏邦生於天地崩坼之後不及
見黃華之盛者何惟其知此乎雖然秉彝之性均有
天賦凡民之興必待文王伏惟 殿下以天縱明聖
之姿所務者盡性盡倫則纘承孝廟之令緒上溯孔
朱之休烈以正天理以正人心者其責豈不在於
殿下一身哉噫我邦之皮幣事彼人者特以國小力
弱不能自振耳若夫生釁於事機之間者猶可忍耻

而爲之如行之邪內事係禮義者則其可不釐正謬誤以寓不忘 皇朝外服醜虜之意哉臣等日昨恭行文廟釋菜其祝辭尚以彼人年號書之臣等相顧憤惋不覺泚顙也 仁 孝兩廟之世未嘗一日忘討復之義而惟恐虜人疑喝或慮言語之先泄包羞忍辱不欲隨事改正則因循至今其勢固也今則大義既不能復講又於此等事諉以微文瑣節而終莫之改焉則豈不諐哉凡今士大夫祭先之祝猶不忍書此兇於夫子之廟而瀆告以醜虜之年紀耶若使先聖之靈有監於陟降之際則痛惋於此矣倘 殿

下究惟禮意亟行整攺則非但先聖之祀節可以歸
正亦足以振末世頹風新一代之耳目天理因此而
可明人心因此而可正尊攘復雪之功亦或因此而
爲之兆矣嗚呼當昔彼虜之得志也驅天下之人而
盡剃其髮矣豈肯使數千里偏邦獨全其冠帶之俗
哉特以我東素稱禮義之國而前後斥和之臣皆視
死如歸丁丑下城之日至有手刃而劃其腹者彼亦
有耳而聞之則知其不可相染且恐其生變終不敢
出是言也我 列聖崇奬節義得力於危急之際者
如此矣 殿下苟能益勵 聖志益懋 聖學益修

仁政益講武備期以繼述我　聖祖之志事而凡於
節義等事先盡其所以培養之道如近日顯節華陽
賜祭之擧亦足爲聳動之方而臣等今日之請
尤是振士氣樹風聲之大一端故臣特爲　殿下言
之伏願斷自　宸衷明命禮官自今以後　崇禎幾
年書之於祝辭作爲永式焉嗚呼天王之讎固在萬
世必報之義而今日臣子之痛又豈大於國賊之未
討者耶顧今義理晦塞亂逆肆行擧國咸懷一天之
羞大慼尙遲兩觀之戮旣未能伸討復之義於一國
之內則尙何望明大義於天下後世也哉嗚呼春秋

之義自是 殿下家法則 殿下亦必有忍痛含冤於中矣 殿下倘能推是心以體念今日臣子之情則其所以許行之天討者必不俟言之終也臣等之請固據萬古綱常之大根本 殿下苟明此義則今日討復之義亦將不期伸而自伸矣 殿下於向日李容龜之疏不惟不賜諒察折辱之已甚臣等誠無顏面自廁於菁莪之列更敢進言於 殿下之前而今又以春秋之義眷眷不已者良以忠憤所激誠不能自抑而纔行釋菜尤有所感發於心者敢此妄僭而冒瀆之伏願 殿下澄省焉臣等無任瞻天望 聖

激切悲憤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爾等秉尊周之大義相率來而奉章予甚嘉之然不忘于心者本也文馳于外者末也況夫子加號在於元而未嘗以因此不用也噫下泉之事孰不痛心而猶且用於閟宮數字年號有關係之有哉君臣上下常存春秋之義於腔子裏則豈不勝於數字文字之删去乎然爾等之言由於秉彝亦嘗從容 詢於大臣矣

太學疏 八路合疏○丙午十三月十二日

疏頭李容爀掌議李秉健柳以澤李箕重

邑掌俞彦協李光進李秀震多士鄭德休
白尚周鄭樑辛鼎三金元佐尹塤柳瑞應
金百休金栻楊應秀黃稷孟淑周鄭楮韓
師正金烜魯周觀韓宅增閔趾洙金顯行
黃極朴思敏趙履雲金璸朴新俞彦準徐
命世元道龔奇宗相尹瀗洪萬璐吳大濟
李碩臣尹得升咸得天金魯李埰鄭文祥
徐尚修李琮權紹李敬李煦叅

伏以臣等俱以世祿之裔忝居首善之地服先聖訓戒之辭荷 累朝培養之恩凡有國家大義理大是

非不以章甫爲拘出位爲嫌而隨事盡言是固臣等
之責也且雖有狂率之舉過激之論不加摧折務賜
優容是亦 祖宗朝扶植之義也比者國賊未討
君讎未復 聖誣在黯黮之中逆臣追鈇鉞之誅誠
不勝其憤懣之積昨年鄭樸之疏實奮春秋之大義
只欲明凶葷誣辱之罪而已豈敢有一毫他意而行
語之際偶激 天怒原疏大義未蒙 察納折辱詬
罵無復餘地此盖出於辭不達意誠未激天之致尙
誰咎哉且伏聞昨秋逆中 聖教又極嚴峻云云嗚呼
殿下眞以樸爲有罪也耶臣等決知 聖意必以樸爲

有是罪特以句語之間歷舉諸賊誣辱之狀而正言
無諱與　殿下近來政令規模大相逕庭故逆于
聖旨大加激惱至有此無前之　嚴敎則　殿下雖
容易句斷爲椽者豈不冤乎今日爲　四聖辨誣上
以明　先王之盛德下以討逆賊之極罪者其亦難
乎爲辭也臣等於是輒遂相戒以爲天理不可復明
君心不可遽格此殆天未欲平治我國家耶與其進
無益之空言上以致　君上之過擧無寧緘口結舌
隱忍崩迫三百年培養之士氣到臣等破壞無餘而
亦不暇自恤其情固已悲矣適於頃著舍菜之日目

見僞號之崇加添痛大義之寢湮輒敢相率發口而
言不復牢守結舌之意則於討賊第一義亦不容一
向泯默倡率八路之士終乞一言而退惟 聖明裁
處焉噫噫嘻痛矣 殿下歷覽前史其陰凶慘毒巧密妖
惡如向日羣凶輩而得追王章假息自如則當時嗟
其失刑後世譏其無法顧當何如哉惟彼凶賊輩禍
心之撐柱逆節之彰明 殿下決不一日容貸臣等
亦不忍一天眞生揆以天理參以人情斷以大義論
以王法顧其有一分幸逭之理而 殿下猶且涵容
假借引日踰歲失刑無法莫甚於此 殿下之爲凶

逆訖則至矣獨不念倫彝之將至斁敗而義理之終必剝喪乎惟彼賊輩之凶圖異志逆肝賊腸　殿下尚有未悉而置之於疑似之間則臣等實無奈何今乃一一彰露無毫髮遺隱可逃於淵鑑之下而　處分終不明白大論終不允俞臣等誠甚愚昧莫曉聖意之攸在也臣等請熟數於前不審　殿下果以諸賊之罪尚可以有一分容貸者乎抑以其曾蒙拔擢已躋崇顯不忍天討之遽加歟或者至誠惻怛之仁方爲逆禍永命之道故不欲行殺伐之威歟倘或深懲向來鋒刃之慘毒遂以誅殺爲可廢歟抑以事

關自己姑欲置之令反側自安如漢家故事耶捨此正者宜若無不釋然者於斯正者或出於其一則臣等請明其不然也今此諸賊通天之罪貫盈之惡前後諸臣陳之已悉 聖上亦必洞燭無餘臣等不必復爲架疊而固已到底彰露矣雖其負犯有前後機關有彼此而若至欺蔽 聖聰動撓天位肆行威福危亂宗社則眞如一條貫來古人所謂不惟天下之人皆思顯戮抑亦地中之鬼已議陰誅正爲此賊輩題目也夫刑者天下之所以必討有罪也法者 祖宗之所以維持國勢也非 殿下之所得以私者也

殿下於此賊雖欲曲施容貸之典其可得乎念我
肅宗臨御五十載深仁厚澤洋溢溥博好生之德洽
于四方而及至庚申甲戌辛巳大處分則威斷赫然
誅討肆行如始壽挺昌積黯構杭之輩不以其曾蒙
拔擢已躋崇顯而不少撓於三尺之典此非　殿下
今日之所當法者乎尤不可以曾叨濫恩已超上爵
而有所蒙貸也明矣臣等竊覸　殿下曲施仁恩務
從寬典未嘗不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誠
遵續景命之基凡爲　殿下臣子者孰敢不式克欽
承而導　殿下以殺伐之威哉抑念聖賢論學必幷

言仁義者盖仁以慈惠無義以威制則其爲仁也不過曲諒小惠而反歸於姑息苟且而已况此上天豈不仁哉不以春夏之生育而廢秋冬之肅殺此實可久可大之道也則誅討亂逆掃除妖孽質諸聖學揆諸天道豈不尤有光於 殿下以義濟仁之政而適所以爲迓福景命之道哉嗟乎悲夫向日鋒刃之慘毒尚忍言哉屠戮舊臣厮殺善類一網殲天百身難贖淫刑酷禍自有士禍以來曾所未有而此無非所以剪除股肱謀危宗社則凡此凶賊之罪苟有血氣者孰不切齒痛心思欲食肉寢皮也哉今若快揮乾

斷一行誅討則自非禍心逆壯與彼賊一般者外人將歡欣聳抃鼓舞稱慶於 大處分之下矣前者鏡虎之伏法也羣情莫不胥快喜悅之意至發於氓謠卽此而人心可知也今之可戒者特其濫殺不辜而已若或因此並與其元惡大憝而不加誅討則是正所謂適見一噎而仍欲廢食也 殿下豈忍爲是哉今殿下若以事關自己而姑欲置之惟務反側之自安則臣等亦明其不然惟此凶賊輩前後布置首尾粧成 殿下果眞以爲一己事耶三百年 宗祧之託皆係於 殿下一身而彼其撼動 殿下者其意但

在於 殿下一身乎若見萆鏡輩辛丑之疏則其意
之不專在 殿下之一身雖三尺童子又誰有不若
覿火者哉 宗社之賊爲 宗社討之此正所謂天
理人彝之不可已者則 殿下於此雖欲視之以一
己之事而姑欲置之其可得乎而況 殿下果以姑
息爲自安反側之道歟反側若可使自安則又胡爲
而有麟徵舜欽輩之事乎反側之自安者果若是歟
臣等恐此眞欲剖心抉血而不可得也惟斯五者宜
若無不釋然者自非然者天討宜其亟行而胡至今
不行也大論宜其快從而胡至今不從也此臣等所

以痛迫寃憤者矣且 殿下每於此事疑其涉於黨論或謂之専事乖激或謂之任其好惡凡有討罪之論輒生羈鐵之疑惟以一例牢拒爲務嗚呼今日朝廷誠不無黨目矣若其凶謀很籍逆節彰著春秋之義在所必討沐浴之請在所必行而尚可以黨論視之乎而况以黨禍之言而若其交通北寺蹈煽奇禍必欲盡除名類有似乎東京黨錮之禍窂檻一時併命而縉紳皆坐朋黨罷貶數百人朝廷一空又似乎白馬清流之禍建議之策反作禍祟而誣之以謀危宗社又似乎趙汝愚慶元之禍變亂斯文醜誣先正

而邪正倒植是非變幻又似乎司馬光奸黨之籍朱
子僞學之禁其在我　朝則誣釋文字指爲反逆即
子光史禍時手段也潛入闕庭危言熒惑又秦貞神
武門遺法也初緣黨禍終誣逆獄又似芑磁等乙巳
之事急書上變屠殺狼籍又似鄭彥懋壁書之變至
於怨懟　寧考欺蔽　大行危動殿下則又千古以
來所未有之凶逆也此又可但以黨習視之乎且今
今日討罪之舉眞出於黨議其所負犯若是凶慘則
惟當明正其罪以嚴賢邪之辨而況向來凶賊之逆
行亂逆原非黨禍之比今日臣子之苦心血籲亦非

出於黨論則　殿下之用是捐疑尙不允兪豈非慨惜之甚者乎伏願　殿下更加三思亟降一兪快正諸賊之罪以洩神人之憤千萬幸甚云云

答曰省疏具悉前後　批旨盡諭其何復言

再疏 丙午四月十日

疏頭李敎中李容蕙鄭樑掌議柳以澤鄭楨鄭德休色掌李秀震金熀多士李箕重韓宅增權洞楊應秀韓德玉李敎李煦 叅

伏以臣等敢將沐浴之義仰瀆　紸纊之下而伏蒙批旨以前後　批旨盡諭其何復言爲　敎臣等

聚首摯讀相顧悶塞不審 聖意之所在也夫豈謂
於前後之 批者毋在於依違遷就末乃拒塞漸固
至于近日則施以聲色而摧折之賜以 嚴批而威
迫之使沫血飲泣之請不能見諒於 君父而誅凶
討賊之義永爲當世之所諱此何擧措也此何景色
也今臣等所嘗之 批其視近日 處分未有威怒
摧迫之色頓無開啓聽納之意至於其何復言之諭
此實 聖意不欲與之曰可曰不之意而卽一言揮
却之辭也臣等惶蹙愧懼更何顏面仍因冒居茨首
善之地徒費 殿下之廩養也嗚呼臣等但以堂布

之士凡係朝廷得失宜若不相關涉而至於大義理所關在朝廷者不能討者則在草野者其安得不言乎嗚呼今日之論卽擧八路所同聲之辭也臣等平日有何私怨於凶賊輩而乃有此苦口力爭必以準請爲期而不知止哉誠以君臣之義根於秉彝義理之心人所同得而然矣今之罪状凶賊者前後何限而其計術之陰秘情迹之隱密猶有所未盡暴者臣等請更臚列而數之　殿下毋視以近來古紙而怏賜處斷焉嗚呼向來亂逆之罪實天地神人之所共憤疾而語其主張鍛鍊魁然爲凶徒之所依仰使三

百年倫常既滅於當時而終不能泯伸於今日者實光佐有以亂之也噫庸其無敵之氣勢坐頤孤兒之宥小自處以不仕 肅廟之義咫尺江郊別諭累下而頑然不動嘗 聖候之彌留侯班之經歲而一不進叅以至崩天罔極之日猶且強赴外班不肯入臨其陰懷怨懟不臣 肅考之心固已昭昭難掩矣噫 肅廟何負於渠而身居宰列忍爲此蔑倫亂義之舉而及夫弓劒莫攀萬事已畢則乃敢一意鑽入無人理渠所以未暴心事爲難進之義者未知見暴於何地而揚揚益肆其胸臆一年之間驟居鼎席 肅

肆成憲恣意變易無所畏憚而凡於凶逆輩陰謀秘
計莫不從渠手勢中搆成矣試以其大者而言之賊
虎之急書敢有誣逼　兩宮之語則驚心痛骨必欲
一暴者固臣子之分而渠判金吾惟以戕殺賢良僞
成獄案爲第一奇禍必無爲　兩宮辨明之意則其
與賊虎同一逆心而況渠之於賊鏡膓肚固相通謀
議固相合而無所間焉崇奬扳擢都出於渠而及乎
正議稍發天討將加則以凶譎狡猾之性始生分而
爲貳之計或曰引用凶言亦知其　或曰當初薦拔
非出渠手嗚呼渠雖欲欺天欺人而今皆接實據事

莫可以匿其情焉何鏡賊誣引文字之出渠在三司而初無一言以斥其逆節鏡賊前後陞擢之際渠在銓書而極意推奬以增其氣勢則治以知情不告之律春秋黨與之法渠何敢逃焉而况鏡賊特其指使耳論其首惡捨光佐而何歸至於 先大王大漸之日顯有諱疾之意終不設侍藥廳噫其亦何哉特欲以驚惑當世之耳目疑亂後日之人心其陰凶叵慝殆有甚於賊鏡之誣引矣只以大奸巨慝善掩其跡故以 聖上之明猶未洞燭而即施典章之嚴其實奸情慝態不惟天地之所不容實路人之所共知而

功當者則雖斬作萬端顧何足以贖其罪耶至若鳳
輝則當初一疏逆節孔彰尚今戴天履地得保首領
者豈但今日爲 殿下臣子者所痛疾其夥諸從事
將無以討亂逆而行國討不審 殿下何惜於一鳳
輝而至此哉辛丑之不能卽正其罪因國家之不幸
而其後渠無得以自脫逆名而處以極人出入崇顯
一無懲畏之心者實目無 殿下耳況其以師尚爲
爪牙以一鏡爲腹心危機凶謀輒從渠而出者多矣
殿下之得有今日實天佑我邦而追思向日實凜乎
心寒骨驚則此賊與 殿下便相爲敵耳況渠爪牙

腹心旣皆伏法則爲首爲領者尙逭王章寧有是耶至於泰億則鍾惡均於泰耉凶狡浮於先佐而若其滂浪使氣驅使黨與則亦一鏡之所籍力者也 殿下初服奬拔特隆則渠雖舊惡難拔而惟當含感恩效庶幾絕誣逼之意而乃敢爛熳於賊鏡之餘手頒敎文字何等重大而陰寓凶慝之志欲售肱亂之計其下語造意之凶慘一見可覩 殿下試取而下覽焉則其驚駭痛惋當不下於賊鏡矣若其戕殺天倫罔滅人理在凜特其細故則其何可縱此賊而不知誅耶嗚呼鏡輝之危辱我 殿下國神人之所共憤

而然其跡則彰著而易見故 殿下旣已處斷逆鏡
又復竄逐鳳輝此臣等固知 殿下非以此兩賊不
爲賊也而至於先億之暗地誣逼胘藏後來者此實
渠輩自知逆名之難追天討之難逃敢爲此不敢議
不敢爲之計吁其亦憯矣其害則尤有甚於鏡輝也
殿下於此兩賊則每惜以一逆字加之臣等尤爲
殿下悶迫而大懼天下後世亦受其欺誣玆不得不
悉暴其犯逆之狀焉噫臣等今日所望於 殿下者
雪 聖誣行天討而已而 殿下牢拒之斥絕之若
此臣等伏未知 殿下何爲而堅執至此臣等竊伏

聞 祖宗朝凡治逆臣之法至嚴且重而恭惟我
肅宗大王尤有加焉若其庚申甲戌辛巳之處分皆
出於聖斷有雷厲電掃之威故前後四十餘年凡黨
逆之輩者皆懷懲畏不敢萌心嗚呼盛哉 殿下則
於今日三賊之彰露逆節有過於若堅若黯若彥良
者輩而終斬一允至使惡逆偃息而其徒黨益恣豈
不大可寒心哉伏願亟軆 肅廟嚴懲討之義明正
典刑焉臣等因竊伏念我國家民弊財渴髮亾莫
可收拾雖愚者亦知其將亡矣然而 祖宗之所以
鞏隆今日之所以維持者非他也君臣之大義未嘗

泯滅以之爲邦命以之爲世道矣不幸自辛丑以後爲此輩所壞亂而 殿下又從而寬宥而不嚴懲則其亦將至乎 君不君臣不臣而顚覆而止耳若此賊一日假息則倫彝日益斁滅 殿下一揮乾斷則綱常賴而不墜此實天理晦明之機人心淑慝之分而何憚不爲欲使三百年扶持之功一朝虧壞而莫之恤耶臣等竊爲之慟慨也噫士氣者國家之元氣 祖宗之培養果何如也而今 殿下欲自戕其元氣而日趨於危亡之域也嗚呼 殿下何其不思之甚也目今朝廷之上委靡成習隨上意之好惡而

俯仰媕婀觀一時之利害而前却趑趄三司合啓便
同文具循例諸對亦且廢閣是無他 殿下之心厭
聞討復之義每示違拒之色間有直截之論則輒加
震疊之威或黜或竄前後相繼於是乎三司之臣怵
於禍福模糊仍循只以苟延時日爲第一義是孰使
之然哉實 殿下有以導之也若是不已則臣等恐
朝廷之上不復聞懲討之義而凶逆之徒日以益肆
也此臣等所以不避出位之嫌而敢冒煩瀆之罪相
率呼閽累日而不知止者也伏乞 聖上追列朝眷
育之恩察臣等苦心之懇快降 允兪亟正三賊之

罪其餘諸賊亦命次第勘律以洩神人之憤以明春秋之義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已諭多旨但人臣犯逆自古只曰逆而已則君臣之間豈比敵哉噫爾等誦夫子之書何以爲此言

三疏 丙午五月五日

疏頭俞彥協李容頡鄭柔掌議李明采魚有鳳色掌權洞鄭德休多士李埰金魯柳以澤李秀震魯周觀黃極李敎李煦叅

伏以臣等處 祖宗三百年培養之賢關蒙 肅廟

四十載振作之遺化雖人微跡賤而同得秉彝亦知
君父之可尊亂逆之可討矣乃者目見窮天極地之
凶逆偃息自恣亙古亙今之大義斁敗無餘誠不忍
憤懣傷痛倡率八路多士累陳沐浴之請以冀 聖
心之開悟乾斷之廓揮而 殿下不惟不賜 允兪
乃反聽之邈々施以訑々使士氣銷鑠大論沮抑臣
等已不勝其錯愕失圖而至於日昨 批敎則乃又
拈出字句嚴示誨責終以無義二字斷之若其一篇
之言意懲討之大義則畧而不答顯示拒絶之意臣
等益復抑菀慚懼直欲裂冠毁裳逃入山林不復爲

齟齬難入之言矣繼伏見臺疏之 批則特改無義二字且示不欲摧折之意臣等於是感激欽誦有以知日昨 批教蓋出偶然而其實未嘗以臣等之言爲非也且以 批教上款人臣犯逆只曰逆而已之句觀之則亦未嘗以光輝億輩爲非逆也從今以往王法有可行之期而 聖誣有可伸之路玆豈非明天理正人心之一機會耶然而 批教中君臣之間豈比敵我八字及臺疏之 批不稱停一句臣等終有所未敢曉而竊恐 聖心猶有所不釋然者輒敢刳肝瀝血以明之伏願 殿下少垂察焉夫所謂敵者角

立相抗之謂也向來擁賊洪 殿下之正位東宮謂之驚藏急投凶疏謀傾 儲位隱然與 殿下有角立之意相抗之勢方其時也 殿下安危係於其討之成敗實有漢賊不兩立之勢則此非賊而何哉噫君臣之分天地截然堂陛等級不敢踰越者人道之常也如是然後方可以君臣之間論之而至若以下凌上以臣讎君犯天地之分成仇敵之勢則是亦可以君臣之間相處耶若是者殆有甚於敵國之相爲敵耳臣等之以敵字斷斷謂之歇后語則可也尚可謂之不穩停當耶雖然此不過行語之間泛然說過

者而獨　殿下發爲破訐以爲摧抑臣等之一端此臣等所以慨歎於　殿下者也噫通古今不道之罪者輝也爲一時諸賊之倡者輝也而彼枝葉之鏡虎誅而輝不誅脅從之師尚死而輝不死偃卧於桁棘之中假息於覆載之間閱月踰歲將使自盡其年如泰眷錫恆則祖宗三尺之典顧亦用於何處耶而況光億之凶圖逆心尤有甚於輝賊機關深密情迹陰秘締結逆鏡而身若不與往出虎賊而手似不染欲使人不得摸捉其奸情慝態然而賊虎之上變也鍛鍊誣獄屠殺舊臣者實光億也逆鏡之撰教也恬視

君誣助戕氣勢者亦先億也十手所指路人皆知則
尙可得以掩其罪狀乎然則臣等前疏所陳眞是摸
出先億輩心腸寫得先億輩情狀而未嘗有一毫不
稱停之語矣何 殿下猶有所未盡燭者必欲曲爲
庇覆使之晏然安坐有若無罪者然哉噫臣等伏覩
殿下旣昭雪四大臣之寃又命立四大臣之祠豈非
以四大臣之忠於社稷而然耶夫以四大臣爲忠則
構殺四大臣者之羣凶爲逆明矣旣知羣凶之爲逆
則不可不聲其罪而討之也亦明矣今 殿下不肯
討羣凶之罪則不幾於不知羣凶之爲逆乎夫不知

羣凶之爲逆則不幾於不知四大臣之爲忠乎
然則雖雪四大臣之冤是强也非誠也雖立四大臣
之祠是文也非實也豈以 殿下之聖德而爲此不
誠不實之事耶夫如是則忠義之士日爲益沮凶逆
之氣日以益張是非不復明綱紀不復振君不爲君
臣不爲臣終必至於頹靡衰亂而已臣恐於是與君
上爲敵者將接跡而起也抑臣等於 聖批所謂爾
等誦夫子之書一句尤不可以無辨焉夫子化工之
筆莫如麟經一書而講麟經旨者必以懲討亂逆爲
第一義故孟子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苟讀

聖人之書而不明此義則烏在其學聖人道哉如臣等謏聞寡識固未能得其糟粕而若乃累疏力請欲伸討復之義者實有所受於夫子之書而今此　聖教則若以臣等徒誦聖人之訓而不識聖人之旨者然臣等竊不能無惑焉且臣等竊覵　殿下之意非不知羣凶之爲逆亦非不知羣凶之可誅而尙不能擺却一傔字私意纒繞日漸牢固凡於討復之請不問言之是非理之當否一切以拒塞爲心確定把特以待言者而無辭可答則乃就章疏中抉摘句語之凝望　聖慮者執爲沮抑之資此出於彌縫目前之

意而有違於誠心待下之道其累 聖德而妨化源不是細事臣等之區區所憂不專在於凶逆之不討而已伏願 殿下祗復不遠改過不吝念萬古綱常之重察臣等沬血之誠勿復以苟且姑息爲事而快揮 聖斷亟正諸賊之罪使君父之辱得灑神人之憤得洩不 勝萬幸臣等無任瞻天望 聖激切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已諭更何言

書

上滄若權先生

拜退後歲遷然暮慕仰益切伏不審窮沍先生氣體
候衛迓康泰左右諸節長弟安謐伏不任區區溸祝
小子離門下壹曉到槐衛與彥明直入華陽君範來
已二日公舉一行尚今不至而轉聞則公舉以家間
哀戚必將遲延云若爾則今番之會想為落莫也未
知如何究竟故茲伏達為賜持擇若何諸意以為老
侍人事當此歲杪不可無事在旅汗漫度了此亦其
術也且冊子居半在公擧一行中此尙不來柰何柰
何千萬伏待下答以為進退計也伏不備上書

上遂菴先生

月初伏聞先生有赴召之舉矣如何而急速退還否伏想因嶺人疏事而然也小子于日前得其疏本讀之未半胷中勃匸不忍讀眞天地間妖怪也伏未知如何凶肚悖賜伏在裏許此爲之先耶世道可爲寒心在廷諸公將未知如何出場也竊是 聖意終是如此奈何奈何禮疑數条敢此納呈明賜教示伏望

伏望

祝板高五寸長一尺 當用何尺耶

凡祭無執事則祝文自讀之否且以子而召父祭祖先則壓尊故猶可也而祭舅與姑不其未安之甚者

耶

喪逝告辭只當口告否

祖喪中父死代服待朔望而服之否告辭當於几筵有之亦可否

父出亾祖喪代服否或曰出亾異於廢疾死生未分恐不當代父服斬孫爲攝主爲可然則攝主祝辭措語亦當如何否

同岡祖先墓祔葬告辭當以最尊位爲主而以宗子名告之否

喪中死有朝祖或曰先廟而後几筵此不悖於禮意

否然則亦當告祖几筵告辭否

或曰新主纔成不知魂之依否不忍遽櫝然否

父母死在同日之內母先死則服朞後於父則服三年歟否

祖喪中孫之祔祭行于祖考之几筵否抑奉主于位而行之否

夫爲妻亦爲三年之制則練祭變制亦與孝子無異否

追後聞喪者行練祥於再朞除服於追行成服之日祭與除喪各有其義否

喪中主人有疾罔克與祭則卜日退行而祥日不可昧然當設奠告由否或曰數月內如難差復使人攝行亦无妨然否

父喪在殯祖大祥似不可行而退行於父卒哭後亦當告由否

父葬祖殁既題主以亡子祖雖不在其子於其練祥當主否

父在母喪十三月已稱大祥再期當用忌祭祝然心喪未盡則以喪中哭亡之否

父主服朞之子與婦喪而其妻與子自當具練祥禫

否

親喪過祥而以憂故未行禫祭者過禫月當過時不禫而哭除之節當如何爲之或曰以過時不禫告由而退設位哭除然否

去祭祧主與祔位改題時備要無告辭抑臨時製用不妨否

父喪畢後當與母主合櫝而行吉祭若未克擧則追行吉祭時宜各告由于兩位否

遞遷祔主改題時一二字拭去苟爲苟難盡洗而改之何如

遞遷神主長房死後次房當爲移奉而移奉於卒哭後否

祧主長房有故權奉於宗家別廟否抑次長房移奉否

祧主埋安卧而置之否立而置之否且埋安時子孫當舉哀否

改葬時奉出遷葬之主於正寢告由而考妣各奠只遷一位則只遷一位主否且三年內改葬就壟壓前因上食告之否

喪事有進無退故葬時直自舊山發引奉詣新山而

葬若隔日則於新山墓次上食否
改葬一虞而亦無祭神否
在外死者直到山下而或殯則祖奠與遣奠當行於
殯次否
祧墓歲一祭或曰始祖之祭宗子主之第二十世以下
尊者主之然否
嗣子夫妻俱沒無后立后無路則不得不用弟及之
禮旣移宗則亦當稱孝子孝孫否

上文巖鄭先生 澔

前月二十八日伏拜承成歎驛行中下書即欲進候

旅次日暮未果翌蚤追到則先生已西上矣伏悵伏菀只望漢雲之高飛而歸亡路逢李進士概探氣候之安康瞻溯小弛但儒疏姑未蒙 溫批未知天意竟如何也若此義不明則忠逆倒懸宗社將税駕於何地乎天不欲亦未而然歟惟先生巍然以泰山北斗位冠百僚望重一世國討以之靈長士林以之依仰則上蒼終不爲全然無意也此古人所謂千秋必返理之常者耶侍教生伏幸侍事 保年益大而學益荒又多分外接應安靜時少紛擾時多凡世俗庸偏狹汗濁之念拭目盈耳自察病根固是昏弱之致

亦緣在根本未立易得流徇而然也伏乞時賜明訓俾作頂門上一針則受賜大矣其惠可量哉千萬旅寓怱遽不能盡底只伏祝匀體候爲道爲國益膺難老以副八方之望

上夢窩金先生 昌集

拜退門屏已屢朝晡矣伏惟台監句體候履茲春和益享泰亨子舍近節第供侍儀否弁功已伏渴之至世侍生猥恃先契累登龍門溫賜寬接因而置之子弟之列強一月辭已之誨春已之愛使頑根鈍株導之橋梯而顧此至庸極陋天無龜腹 負至恩大矣

樹毋何言近歸鄉里侍事姑安寧年形稍豐叅菽水

纔供實爲分幸而但窮居優遊徜無鞅掌不能刻苦

專一夫安有從容灑落底工夫哉是以輕言易笑权

拾不緊流徇事情理極不諧客氣凡情隱顯異致心

口不應如此而其有進於爲人之域者自不勝仰屋

吁呼也伏乞爲賜藥石之教俾爲對症之劑若何若

何千萬非遠書一一只此伏不備上候書

上寒圃齋李先生 健命

金生還伏拜下書雙手擎讀其所以降屈尊威慈賜

諄誨固感德事也感珮肚裏不覺紙隨墨淪悚極惶

極罔知何辭仰喩此時春風漸和伏惟台監淡衣幅巾高卧園林司馬公樽酒碁局益必有人所不知之獨樂也然范文正進退之憂終不辭仔肩之責實無隅蒼生之福也顧此賤蒙亦卿生之一類也瞻慕愿羲豈後於餘人哉所以常欲致身於大爐鞴之側薰沐陶鎔之願所夕罔懈而竆居途脩進未容易其或進而退奄促之綜不免心地茅塞古所謂十寒一曝猶屬歇後語也月遠月新此恨何言只伏擬秋凉晉謁几下備承精篤之化計命竆者事未知竟無所確魔也千萬只此伏不備夏伏祝自體爲邦國爲斯文

益享安泰以副遠外瞻仰之忱

與惺齋李公 彝紀

昭陽一別已爲夢境耿悵之心未嘗不日三往來於惺齋几案也其所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此耶惺齋亦同此懷也然吾輩不徒以懷思惱心惟務向尋實事去作實工則兩地相望豈外於此哉蓋有我之私捨之又捨猶有未盡捨者心體之大充之又充猶有未盡充者自謂已能處猶有未能者自謂已明處猶有未明者究其本根之病痛自謂已明則怠而不勉不勉故都不能自謂已明則怠而不思不思故都

不明必須知思與勉是學者終身事也近日閒居覺
得此一得之見敢此仰瀏望不以爲鹵莽或不之棄
也且因此而下示高明之誨愚陋之幸也

答惺齋

絶欲爲急養氣爲要旣聞命矣盖二者必勇而後能
之勝私舍己非勇乎極道量守死不撓非勇乎然則
勇者無他只是堅持此念究極到底必極盡而後已
此便是勇也日前惺齋慨然於詩道之凌弛盖古人
詩論有格誦與象多以品題雖經傳文字亦當如此
思量不必詩道如此也詩三百天道人事無不備具

詩固如此也然則詩豈可以聲調色澤爲哉突荷垂

問之勤傾倒至此還切悚更乞斤誨山中之約尙

忘之否此書不及啟更恳後便示之一壺適有送來

者玆呈俾解一渴之喉耶

與李巍巖

日間天雨不霽陰霾謁遽已未知此何等候也謹惟山

齋靜養道履佳適否不任區區嚮澤之至秀震旅中

益如前日之樣而惟近未承親侍爲悵也近日偶閱

花潭太虛說其說謂太虛虛而不虛以虛卽氣旣是

氣所以虛而不虛也若無氣則却可謂之無也蓋理

之本體無窮無外無形無色名之曰太虛然不獨理如此氣之本體亦有無窮無外無形無色言太虛則氣亦固在乎其中矣花潭此論於理氣源頭實見其不能相無不能相分而能爲萬化萬物之根見亦高矣但理之體固虛然而甚實虛故曰無極實故曰太極無極太極一體而已其間不可以頃刻分先後不可以毫髮差上下只以太虛說理先賢之已稱其落於一邊者抑指此等耶窮究之餘敢茲稟陳幸乞明教

與韓南塘 元震

學術通患固在於間斷己聞命矣秀震性昏弱此患尤甚然略於存在時或義理全體宛若明備視聽食息覺與天地相通不容有纖微私吝之意就中默念聖賢言行甚覺親切或有行處便是之意矣纔有間斷一敗塗地凡世俗庸常偏狹汙濁之念又無所不有不及世人又遠矣此患不除遂陷入於無狀小人之域一生成敗斷在於此矣初向學時己自覺此病深味朱子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及十二時中常切照管等語而欲委身服膺其後來黃江劄記中見張子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益

勉已循已而不能已然終是此患尙存自察病根是昏弱之致亦緣在家汨沒聞見應接無非俗事故本源未整易得流徇而然也乞幸鐫賜一誨以終身收用之方如何如何冠峯書曰昨抵自官遞其論學次第大有令人服膺處健羨健羨

與玄冠峯 尙璧

山居閒寂學履爲道康旺嚮風馳溽非虛語也秀震旅屑不須言而最是家信稀濶學業荒退爲根也近讀大學窮自覺得一般意思以爲天地間所見所聞者皆物也格乎未格乎靈覺者知也至乎未至乎發動

者意也誠乎未誠乎主宰者心也正乎未正乎倫常出處言行文質日用酬應皆是身之所爲也修乎未修乎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上下內外皆是家之所具也齊乎未齊乎以此自省而用力焉則雖造次間亦有可據而着功者矣至於國與天下之治不治乎不平亦不過推此一身一家之道理而其間內朝外廷百官庶司藩閫州鎭吏胥民生戎政邊機朝覲會同禮樂刑政一切條件皆是目前自在者只是分別理亂得失去彼就此而已術豈多乎哉道豈遠乎哉此所謂愚者一得敢此稟質乞賜斥教如何如何抑當

面承提警耶還省之期似在八月旬間或可伊前貰然于江上俾作幾日聯案則幸何斗大而若未則歸程當前幾月于高棲矣此諒之切冀

與鄭覲養 德林

夜來旅候安謐疏事自 上處分十分不明白不得不再疏三疏雖十疏百疏期回 天意乃已故疏草夕間敢爲抄起而語矣倫脊覽後一一斤正潤色務歸至當且獨疏云云吾儕既爲空齋則旁觀末梢以爲進退得非一道理耶戛明示之如何如何明日朝後幸貰然于北洞李進士宅共作商量之望也此處

靜僻甚可會也

答鄭晩菴

八路合疏疏本昨已看之詳矣吾儕忝居首善之地食國家廩養讀聖賢遺經粗知義理豈以出位之爲嫌而不隨事盡言哉此 列聖以來培養之士氣也惟務積誠意 處分終必明白大論務必快允則宗社幸矣世道幸矣吾儕雖滅死萬亡無所恨矣近見吳註杜律黃太史欲於杜詩會意處輒箋以數語此意思最好宋諸家說經想亦當時抑多如此者否也

附錄

行狀

澹軒李公歿後後孫惧無狀德之文今其曾孫雅士希容以其役屬余盖以余有先好也辭益固而請益勤乃據其家傳乘牒而序次之曰公諱秀震字乃雨澹軒其號也公實我　恭定大王后　恭定別子讓寧君禔　端廟節臣謚僖懿僖懿子玉山君躋謚恭簡恭簡子始安君擢始安子漆城守譁漆城子元泌屬益疎始自巳致司馬司果寔爲公高祖曾祖宏生員縣監祖浩號德隱丙子倡義明尊周大義考芝曰

號逸菴孝學薦剡 贈戶曹參判妣星山玄兵司直
忠信之女婉娩窈窕模楷閨閫 顯宗甲寅九月九
日生公于大慈洞舊第生質異常自幼不好弄甫就
學不煩程督而文藝夙成以榮親計出遊場屋儕流
咸服數畸輒屈公郎不屑而人皆寃之癸酉執贄于
遂菴權文純公之門磨礱道義沈潛性理百家諸子
無不貫穿而尤好程朱書以爲家計餘事文章傍沛
羨溢師門獎詡士友推重如韓南塘元震李巍巖柬
玄冠峯尚璧皆其切偲而惺齋李公義紀最取爲莫逆
也戊子以親命黽勉應擧中增廣進士是歲遭逸菴

公喪庚寅運遭內艱執制如禮言不文食不腥弔者
悅服廬墓終制 景廟辛壬士禍薰天四大臣與一
時賢良相繼屠戮竄逐府公以泮任在學不勝憤慨上
疏伸救四大臣留中不報酷被栫刑一縷尙存壬寅
竄北青三年瘴烟每晨蚤起遙拜北闕手不釋書北
儒爭來請益多所成就 英廟甲辰特賜宥還時
聖誣未快雪國賊未盡討八路合疏太學空齋公實
倡率周章義理明白言辭愷切雖異趣之人亦皆吐
舌己酉闡大科權知承文院正字付假注書庚戌成
均館典籍歷數官司憲府掌令者二持平者三辛亥

爲成均館司成司諫院司諫者二宗簿寺正者一進
途方闊公常懷難進易退之義而又遽病矣舁歸鄉山
專意調病溫理舊業湖鄉聰俊擔簦問業户屨常盈
竟以壬子九月二十四日考終于寢享五十九春秋
葬于豊巖前麓燕山巽坐原遠近咸嗟以壽不稱德
蓋公性賦軒豁氣宇瑋偉敏悟穎達通曉事物眞率
無華踐履篤實内行又純備養親必務承順奉先必
盡慤愴睦宗族恩誼洽洽接人焉和氣融融皆愛戴
敬畏而不欲舍去也取予必視義而財利尤泊如居
家不問殖産之事至於出仕事君則禮容雍穆啓沃

詳明而風儀峻拔文采映朗百僚屬目眞可謂人中
之傑也旣有其資又有其具若將大有展施而際遇
亦不可謂不隆矣居然一病歸臥田園一區滄軒蕉
蝦爲伴殆若與世相忘聞時政得失至廢寢食江湖
之憂進退一般公遺集有四大編而間厄鬱攸最後
收拾只二編卽十不一二然可於此亦見其所存也
正祖壬寅以節義特贈左副承旨寔異數也配隋城
崔氏都事永賢女溫德婉容克媲君子公稱强輔人
曰女師視公秩淑夫人生乙卯卒後公一年十月十
五日墓同壙二男友敬友泰忠義衛曰參孫長房出

曰旭察彩孫榮孫國孫樂正次房出曾玄繁不能盡錄嗚呼公生於德隱逸菴兩公之后服習家庭造詣甚精操履甚確薰陶大賢之門得聞古人爲已之學淵源得正晩登仕路砥礪名節而惟辛壬義理昭〻然如日星可以有辭於天下大者如此小者可推也苟百世之下秉筆君子庶幾因此而有所立言云爾

崇祿大夫行禮曹判書知　經筵春秋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原任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完山李寰緯撰

墓碣銘 幷序

國朝士禍指屢屈而未有若 景廟辛壬之爲酷也
盖惟爲士禍小人伺釁煽禍戕害賢良故他時則邪
正之分而已惟辛壬則謀撓 國本辜逼 聖誣忠
逆倒懸 宗社之危凜若綴旒上自大臣重臣下至
韋布草萊其所以沫血飲泣而明天叙行天討者建
天地而不悖質鬼神而不惑將有辭于天下後世也
于時澹軒李公以縉紳一上舍生抗疏伸辨九死靡
悔其亦可謂功存社稷爾公諱秀震字乃雨澹軒其
號也系出我 恭定大王別子謹寧君禨寔 端廟
節臣謚僖懿生玉山君躋謚恭簡寔公七代曾祖宏

縣監祖諧號德隱同敦寧內子倡義考芝日號逸菴孝學 贈戶叅命旌妣星山玄氏司直忠信女母宛婉婉爲女師公胚胎前光生有異質幼不好弄甫受學文藝夙成出遊場屋儕流咸服累舉不中人冤之而公不屑也間嘗執贄于遯菴權先生磨礱道義研究性理淹洽百家貫穿諸子而尤好程朱書發爲文章滂沛羨溢溟被師門奬詡韓南塘元震李巍巖東玄冠峯尙璧皆其切偲而推重與惺齋李公義紀許莫逆交戊子罷勉以親命應舉中進士是歲遭逸菴公憂庚寅連遭內艱言不文食不腥廬墓終制 景

廟辛壬四大臣與一將忠良屠戮竄逐公以泮任䟽
救甚力酷被桁刑壬寅竄北靑三年瘴烟發起行望
闕禮端坐講學北儒請益多所成就 英廟甲辰賜
還時 聖誣未快雪國賊未盡討入路合疏太學空
齋公實倡率周章義理明白言辭愷切雖異趣吐舌
己酉闡大科權知承文院正字付假注書庚戌成均
館典籍歷司憲府掌令者二持平者三辛亥由司成
遷司諫院司諫宗簿寺正言事蹇諤人稱有古諫臣
風進途方闢而公常懷難進易退之義而遽病不能
仕矣昇歸鄉里調病肄業湖鄉聰俊聞風與起負笈以

五十九春秋考終于壬子九月二十四日士林會葬
于豐巖前麓燕山巽坐原　正廟壬寅以節義特
贈左副承旨寔異數也配隋城崔氏都事永賢女溫
德淑行婉君子無違視公秩受三品貞誥生卒皆後
公一年墓同壙男長友發次友泰忠義衛長房孫參
孫次房孫旭孫彩孫榮孫國孫樂正皆克趾先美曾
玄不錄公性度軒豁氣宇瓌偉敏悟穎達通曉事物
貞孝無華踐履篤實又內行純備養親爲承順是務
奉先焉慤愉克至睦宗也恩誼洽々昏喪也必須以
禮接人也和氣融々愛戴不厭澹泊財利不問殖產

自持廉潔視義取予立朝事君則禮容雍穆啓沃詳
明實殿端之鶚風儀拔文采映朗乃鷄羣之鳳際
遇不可謂不隆展施不可謂不大而居然一病歸來
田園一區澹軒山高石爛魚蝦爲侶與世若忘時政得
失至屢寢食江湖憂愛無間進退著公眞可謂不負
家世淵源而許國一心死生以之者歟繼而銘々曰
元陵之世不爲不盛有如澹翁奄以病辭飛不盡翰
其竟也命維道之宜維義之正炳々烺々可最臭猶笑
八九原百世起敬銘詩載石庸樹羨徑　嘉義大夫行
秘書院卿原任　奎章閣檢校直閣楊州趙重穆撰

墓誌銘 幷序

惟我六世祖澹軒先生姓李氏系出璿源諱秀震字乃雨 英宗壬子九月二十四日卒其生 顯宗甲寅九月九日享五十九春秋葬于靈光弘農坊豐巖前麓燕山巽坐原 正宗壬寅以節義持 贈左副承旨只緣子姓零替其高風峻節湮沒無傳於世可勝嘆哉後以先契之篤文獻公李憲瑋狀其行直閣趙寅禮銘其墓文忠之狀直閣之銘此可以不朽我祖而但世之板蕩愈往愈甚又不可無幽宮懲後之誌故敢撮其狀碣而謹爲之銘曰

府君系出 恭定大王王有別子謹寧君襛立節
端廟偉懿其謚偉懿之子玉山君躋世稱周公恭簡
其謚始安君擢漆城守諱玉山以下兩世之諱其子
元泌爲益踈矣始自己致司馬司果是生曰宏生員
縣宰是生曰浩德隱其號丙丁之歲必東大義有男
之曰號曰逸菴孝友天出累登薦剡特 命旌閭贈
至戶叅其齋玄氏星山之籍父曰忠信其官司直是
爲考妣胚胎前光篤生府君資質異常幼不好弄文
藝夙達出遊場屋數畸輒屈人皆冤之公卽不屑遂
菴先生櫂文純公是其所師奬詡甚重論難豐已心

經近思貫穿羣書尤好程朱惟從與遊惟仁與德惺
齋李公最其莫逆戊子親命蓮榜捷得乃遊泮庠儕
流欽服是歲之冬奄遭外艱逮至庚寅遭內艱不
文其言不腥其食執制如禮弔者悅服 景廟辛壬
士禍薰天羣凶姦謀忠逆倒懸四大臣與一時賢良
相繼屠戮忠憤慨慷惟時府君兆任在學上章極伸
邪正之別留中不報極被桁刑一縷尚存竄于北青
每晨早起遙拜北闕三年瘴烟書不手釋北儒請益
多有成就 英廟甲辰特蒙 賜宥 聖誣國賊時
未雪討太學空齋八路合辭府君實倡達上八九

朔回天衷義理明白言辭愷功異趣吐舌已酉對
策大科遂闡例爲正字自是累遷三年之間歷十一
官多在諫職論議亶懇遠至士子宗簿寺正不卒厥
施奄以病屏歸來田園調病肄業日與聰俊端坐講
學一區澹軒山高石爛我樵我漁其樂漫漫不知老
至若世相忘聞時政失寢食不寧胷中勃勃淚水暗
潛希文之憂進退一般蓋惟府君敏悟穎達軒豁瓌
偉通曉事物眞率無華踐履篤實立朝事君禮容雍
穆啓沃詳明風儀俊拔文彩映朗百僚屬目又其內
行既純且篤養親之禮奉先之節睦宗之誼接人之

祖士友矜式鄉黨模楷夫人崔氏貫于隋城都事永賢其父之名溫德婉容克配君子公禪強輔人曰女士而生而卒後公一年斂其巾履窆于同墳生得二男長曰友發次曰友泰忠義衛職孫曰參孫長房之出次房錫類旭孫彩孫榮孫國孫樂正之資而曾而玄不于載此偉哉府君躬能達德仁孝本立知辨忠逆勇蹈大禍不悔毫髮道直義正高風竣節頹波砥柱陰泉陽獨非常之報允合祭社不泯之論百世可竣鬱葰燕山萬年眞藏維水瀰匚維山蒼匚敢於幽宮納此銘章　不肖裔孫承達拜手謹撰

跋

我先祖德隱逸菴澹軒三世道德文章非斯稿何所徵焉嗚呼斯稿也其不永晦全泯而復有顯行於世者殆天意也然其遺稿不爲不多而但子姓零替屢百餘年無聞於世而天不祚宋間厄鬱攸淩入化去幾於全泯幸賴族人家篋簡片記之所存者略干而亦猶頗殘缺矣惟幸我曾王考 贈承旨公僅拾於蟲穿蠹蝕斷爛之餘者總略干而已從先契得三先祖狀德之文於白江李先生脚下文靖文獻文忠三公之筆尾附成二卷藏在巾

行不肖毋讀之嗚咽祖先之唾珠何莫非珍惜而若
潛軒公仲校疏者莫重義理所在而惜乎其不復覩
也此是千載難贖之恨也可勝痛嘆哉歟族姪澤熙
澤烈慨然傷感懼夫其弁出而將爛逸乃圖之梓
以公於世噫辰百年既晦之寶什一朝復顯於世者
豈非顯晦有時抑有待於今日乎殆天意也遂略
識其傷感于篇末如右而若夫德隱公春秋之義
逸菴公孝學之至潛軒公邪正之别已悉於諸賢
之撰述故茲不復贅云爾

歲壬午重陽月下澣后孫承達謹跋